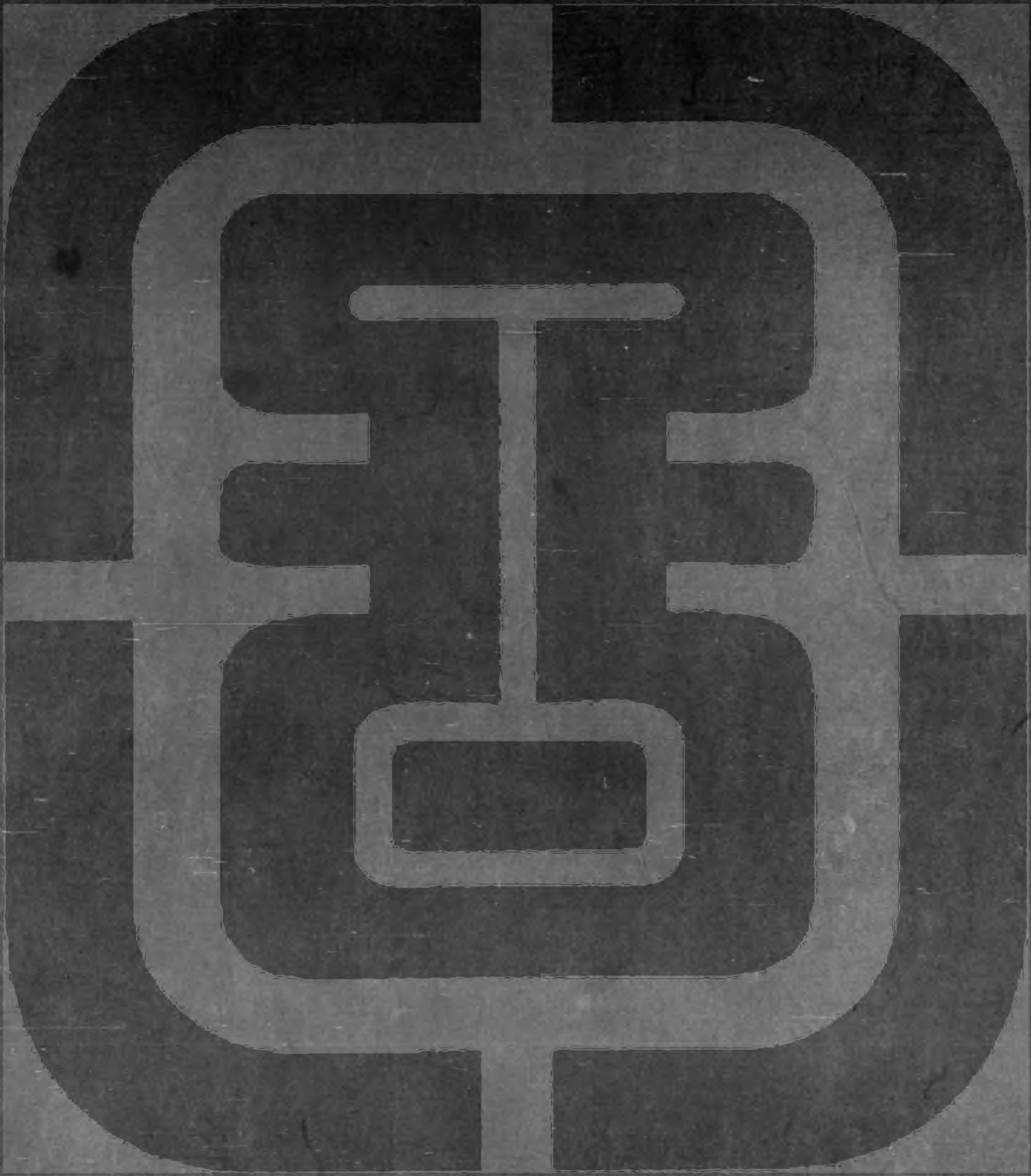


各水



中山狼傳

說淵二十九 別傳二十九

趙簡子大獵於中山虞人導前嬖奚驂右
捷禽驚獸應弦而倒者不可勝數有狼當
道人立而啼簡子怒唾手奮髯援烏號之
弓挾肅慎氏之矢一發飲羽狼失聲而逋
簡子怒驅車逐之驚塵蔽天十步之外不
辨人馬時墨者東郭先生將北適中山以
干仕策蹇驢囊圖書夙行失道卒然值之

惶不及避狼顧而人言曰先生豈相厄哉
昔隋侯救蛇而獲珠蛇固弗靈於狼也今
日之事何不使我得早處囊中以延殘喘
異時脫穎而出先生之恩大矣敢不努力
以效隋侯之蛇先生曰嘻私汝狼以犯趙
孟禍且不測敢望報乎然墨者之道兼愛
爲本吾固當有以活汝也遂出圖書空囊
橐徐實狼其中前虞跋胡後虞寔尾三內

之而未克徘徊籌處追者益近狼請曰事
急矣惟先生速圖乃跼蹐其四足索繩於
先生束縛之下首至尾曲脊掩胡蜩縮蠖
屈蛇盤龜息以聽命先生先生如其指入
狼於囊遂括囊口肩舉驢上引避道左以
待趙人之過已而簡子至求狼弗得不勝
怒拔劍斬轅端示先生罵曰敢諱狼方向
者有如此轅先生伏質就地匍匐以進跪

而言曰鄙人不慧將有志于世奔走四方
寔迷其途又安能指迷于夫子也然聞之
大道以多岐亡羊夫羊一童子可制之尚
以多岐而亡今狼非羊比也况中山之岐
可以亡狼者何限乃區區循大道以求之
不幾於守株緣木者乎况田獵虞人之所
有事也今茲之矢君請問諸皮冠行道之
人何罪哉且鄙人雖愚亦熟知夫狼矣性

貪而狠助豺爲虐君能除之固當窺左足
以效微勞也又安敢諱匿其踪跡哉簡子
默然回車就道先生亦驅驢兼程而進良
久羽旄之影漸沒車馬之音不聞狼度簡
子之去已遠乃作聲囊中曰先生可以畱
意矣願先生出我囊解我縛拔流矢我臂
我將逝矣先生舉手出狼狼出咆哮謂先
生曰適爲趙人逐其來甚遠雖先生生我

然饑餒特甚使不食亦終必亡而已矣與其餓死道路爲烏鳶食毋寧斃於虞人之手以俎豆趙孟之堂也先生旣墨者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又何吝一軀不以啖我而活此微命乎遂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倉卒以手搏之且搏且卻擁蔽驢後狼逐之便旋而走自朝至於日中旣狼終不能有加於先生先生亦極力爲之拒遂至

俱倦隔驢喘息先生曰狼負我狼負我狼曰吾不獲食汝不止相持旣久日晷荐移先生心口私語曰天色苟暮狼若群至吾死矣夫給狼曰民俗爲疑必詢三老第行矣求三老而質之苟謂我當食我死且無憾狼大喜卽與偕行踰時道無行人狼饒甚望見老樹僵立路側謂先生曰可問是老先生曰草木無知叩焉何益狼曰第問

之彼當爲汝言矣先生不得已揖老樹具
述其始末問曰狼當食我邪樹中轟轟有
聲如人謂先生曰是當食汝且我杏也往
年老圃種我不過費一核耳踰年華再踰
年實三年拱把十年合抱於今三十年矣
老圃我食之老圃之妻子我食之外至賓
客下至奴僕我食之又時復鬻我實於市
以規利其有德於老圃甚腆今老矣不能

歛華就實老圃怒伐我條枚芟我枝葉且
將售我工師之肆取直焉噫以樗朽之材
當桑榆之景求免於主人斧鉞之誅而不
可得汝何德於狼乃覬倖免乎言下狼鼓
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曰狼爽盟矣矢詢
三老今值其一何遽見食邪復與偕行狼
愈饒甚望見老特曝日敗垣中謂先生曰
可問是老先生曰向者草木無知謬言害

言淵已集 卷之五 書院
事今牛又禽獸耳更何問焉狼曰第問之
不問將啗汝矣先生不得已揖老特再述
其始末問曰狼當食我邪牛皺眉瞠目舐
鼻張口向先生作人言曰是當食汝我頭
角繭栗時筋力頗健老農鍾愛我使貳群
牛從事於南畝既壯群牛日以老憊我都
其事老農出我駕車先驅老農耕我引犁
效力老農視我如左右手一歲中衣食仰

我而給婚姻仰我而畢賦稅仰我而輸今
欺我老弱逐我於野酸風射眸寒日吊影
瘦骨如山老淚如雨涎垂而不可收步艱
而不可舉皮毛俱亡瘡痍未差邇聞老農
將不利於我其妻復妬又朝夕進說其夫
曰牛之一身無棄物也其肉可脯皮可革
骨角可切磋為器指大兒曰汝受業庖丁
之門有年矣胡不礪刃於砭以待乎跡是

觀之我不知死所矣夫我有功老農如是其大且父尚將蒙禍汝何德於狼乃覬倖免乎言下狼又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曰毋欲速遙望老子杖藜而來鬚眉皓然衣冠閒雅蓋有道者也先生且愕且喜舍狼而前拜跪涕泣致辭曰乞丈人一言而生丈人問故先生曰是狼爲趙人窘幾死求救於我我生之今反欲啣我我力求不

免誓決三老初逢老樹強我問之草木無知幾殺我次逢老特強我問之禽獸無知又幾殺我今逢丈人是天未喪斯文也願賜一言而生因頓首杖下俯伏聽命丈人聞之歛戲再三以杖叩狼脛勵聲曰汝誤矣夫人有恩而背之不祥莫大焉汝速去不然將杖殺汝狼艷然不悅曰丈人知其一未知其二初先生救我束縛我足閉我

囊中我跼蹐不敢息又蔓辭以說簡子語刺刺不能休且詆毀我其意蓋將死我於囊而獨竊其利也是安得不啞丈人顧先生曰果如是亦羿有罪焉先生不平具道其囊狼之意狼亦巧言不已以求勝丈人曰是皆不足信也嘗試囊之我觀其狀果困苦否狼欣然從之先生囊縛如前而狼未之知也丈人附耳曰有七首否先生曰有於是出七丈人目先生使引七摘狼先生猶豫未忍丈人撫掌笑曰禽獸負恩如是而猶不忍殺子則仁矣其如愚何遂舉手助先生操刃共殪狼棄道上而去

中山狼傳終

言淵已集
卷之八
書院



崔煒傳

說淵三十別傳

貞元中有崔煒者故監察向之子也向有詩名知於人間終于南海從事煒居南海意豁如也不事家產多友豪俠不數年財業殫盡多棲止佛舍時中元日番禺人多陳設珍異於佛廟集百戲于開元寺煒因間翫見乞食老嫗因蹶而破他人之酒甕當墻者毆之計其直僅一緡煒憐之為脫

衣償其所直嫗不謝而去異日又來乃告
煒曰謝子脫其難吾善灸贅疣今有越井
岡艾少許奉子每贅疣灸一炷當卽愈不
獨愈疾且兼獲美艷煒笑而受之嫗倏亦
不見後數日因遊海光寺遇一老僧贅生
于耳煒出艾試灸之應手而落其僧感之
謂煒曰貧道無以奉酬但轉經以資郎君
之福祐耳此山下有一任翁者藏鏹巨萬

亦有斯疾君子能療之當有厚報請爲書
達焉煒曰然任翁一聞喜躍禮請甚謹煒
因出艾一藝而愈任翁告煒曰謝君子痊
我所苦無以厚酬有錢千萬奉子幸且從
容無草草而去因被畱款煒素善絲竹能
造其妙聞主人堂中琴聲乃詰家童曰主
人之愛女也因請琴彈之女潛聽而有意
焉時任翁家事鬼曰獨神每三歲必殺一

人饗之期已逼矣求人不得任翁與其子私計之曰門下客既無血屬可以爲饗嘗聞大恩尚不報况愈小疾乎遂令具神饌俟夜半擬殺煒已潛扃煒所處之室而煒不之悟是女密知之潛持刀於牕隙間告煒曰吾家事鬼今夜當殺汝而祭之汝可以此破牕遁去不然少頃死矣此刀亦望將去無相累也煒聞恐悸流汗以刀斷牕

櫃攜艾躍出拔鍵而走任翁俄覺率家僮十餘輩持刃秉炬逐之六七里幾及之煒因迷道失足墜于大枯井中追者失縱而返煒雖墜井爲稿葉所藉幸而不傷及曉視之乃一巨穴深百餘丈無計得出四旁嵌空宛轉可容千人中有一白蛇盤屈可長數丈光照穴中前有石白巖上有物滴下臼中如飴蜜蛇就飲之煒察蛇有異乃

詣蛇稽顙謂之曰龍王某不幸墜于此願
王憫之而不爲害因飲其餘遂不饑渴細
視蛇之唇吻亦有瘡焉煒感蛇見憫欲爲
灸之而無燭不遂須臾忽有飄火入穴煒
乃然艾啓蛇而灸是瘡應手墜地蛇之飲
食久以妨礙及去頗以爲適遂吐徑寸珠
酬煒煒不受而啓蛇曰龍王能施雲雨陰
陽莫測神變由心行藏在已必能有道拯

拔沉淪儻賜挈維得還人世則死生感激
銘在肌膚但遂歸心不願懷寶蛇遂吞珠
蜿蜒將有所適煒卽再拜跨蛇而出去不
由穴口只於洞中行可數十里其中幽暗
若漆但蛇之光燭兩壁時見繪畫古丈夫
咸有冠帶最後觸一石門門有金獸齧環
洞然明朗蛇抵此不進而卸下煒煒將謂
已達人世矣入戶但見一室空闊可百餘

步穴之四壁皆鑄爲房室當中有錦繡數
間垂金泥紫帷更飾以珠玉炫晃如明星
之綴帳前有金爐爐上有蛟龍鸞鳳龜蛇
夔雀皆張口噴出香煙芬芳鬱鬱傍有小
池砌以金壁貯以水銀鳧鷖之類皆琢瓊
瑤而泛之四壁有床咸飾以犀象上有琴
瑟笙簧鼗磬祝敵不可勝記煒細視手澤
尚新乃恍然莫測是何洞府也良久取琴

試彈四壁戶榻皆啓有小青衣出而笑曰
王京子已送崔家郎君至矣遂却走入須
臾有四女皆古環髻曳霓裳之衣謂煒曰
何崔子擅入皇帝玄宮邪煒乃捨琴再拜
女亦酬拜煒曰既是皇帝玄宮皇帝何在
曰暫赴祝融宴爾遂命煒就榻鼓琴煒彈
胡笳女曰何曲也曰胡笳也曰何以爲胡
笳吾不曉也煒曰漢蔡文姬卽中郎邕之

女也被虜没于胡中及歸感胡中故事因
撫琴而成斯弄象胡中吹笳哀咽之韻女
皆恬然曰大是新曲遂命酌醴傳觴煒乃
叩首求歸詞旨頗切女曰崔子既來皆是
宿分何必忽遽幸且駐淹羊城使者少頃
當來可以隨往謂崔子曰皇帝已配田夫
人而奉箕箒然便可相見崔子莫測所由
未敢應荷已命侍女召田夫人田夫人不

肯至曰未奉皇帝詔不敢見崔家郎君再
命不至女謂煒曰田夫人淑德美麗世無
儔足願君子善奉之亦宿業耳夫人卽齊
王女也崔子曰齊王何人也女曰王諱橫
昔漢初國亡而居海島者逡巡有日影入
照坐中煒因舉首上見一穴隱隱然覩人
間天漢耳四女曰羊城使者至矣遂有一
白羊冉冉自空而下須臾至座間背有一

言淵曰集
六書院
丈夫衣冠儼然執大筆兼封一青竹簡上
有篆字進於香几上四女命侍女讀之曰
廣州刺史徐紳死安南都護趙昌克替女
酌醴飲使者使者唱喏謂煒曰他日須與
使者易服葺宇以相酬勞煒但唯唯四女
曰皇帝有勅令與郎君國寶陽燧珠將往
至彼當有胡人具十萬緡而易之遂命侍
女開玉函取珠授煒煒再拜而捧之謂四

女曰煒不會朝謁皇帝又非親族何遽見
遺如是女曰郎君先人有詩于越臺感悟
徐紳遂有修葺皇帝愧之亦有詩繼和賚
珠之意已露詩中不假僕說郎君豈不曉
耶煒曰敢遂請皇帝詩女命侍女書題于
羊城使者筆管上云千歲荒臺隳路隅一
章太守重椒塗感君拂拭意何極報爾佳
人與明珠煒曰皇帝元何姓字女曰已後

言淵已集 卷之四 書院
當自知耳女又謂煒曰中元日須具美酒
豐饌于廣州蒲澗寺靜室吾輩當送田夫
人往煒遂再拜告去欲躡使者之羊背女
曰知有鮑姑艾可畱少許煒但畱艾不知
鮑姑是何人也遂畱之瞬息而出穴復于
平地遂失使者與羊所在望其星漢時及
五更矣俄聞蒲澗寺鐘聲遂抵寺僧人以
早糜見餉遂歸廣平崔子先第舍稅居至

日往主人舍詢之已三年矣主人謂煒曰
子何所適而三秋不返煒不實告開其戶
塵榻儼然頗懷悽愴問刺史徐紳果已死
而趙昌替矣乃抵波斯店潛鬻是珠有老
胡人一見遂匍匐禮拜曰郎君的入南越
王趙佗墓中來不然不合得斯寶蓋趙佗
以珠爲殉故也崔子乃具實告方知皇帝
是趙佗也佗亦曾稱南越武帝耳遂具十

萬縉而易之崔子詰胡人曰何以辯之曰
我大食國寶陽燧珠也昔漢初趙佗使異
人梯山航海盜歸番禺偶僅千載矣我國
有能玄象者言來歲國寶當歸故我王召
我具大舶之資抵番禺而搜索今日果有
所獲矣遂出玉液而洗之光鑑一室胡人
遽泛舶歸大食去煒得金遂具家產然羊
城使者竟無影響忽有事于城隍廟見神

像有類使者又覩神筆上有細字乃侍女
所題也方具酒醑而奠之無重粉繪及廣
其宇是知羊城卽廣州城廟有五羊焉又
徵任翁之室則村老云南越尉任囂之墓
耳又登越王殿臺觀先人詩云越井岡頭
松柏老越王臺上生秋草古基千年無子
孫野人踏踐成官道無覩越王繼和詩蹤
迹頗異乃詢其主者主者曰徐大夫紳因

登此臺感崔侍御詩故有粉飾臺殿所以
煥赫耳後將及中元日遂豐潔香饌甘醴
届于蒲澗寺之僧室夜半果四女伴田夫
人至容儀艷逸言旨澹雅四女與崔生會
飲諧謔將曉告去崔子遂再拜訖致書達
於越王卑辭厚禮敬荷而已遂與夫人歸
室因詰夫人曰既是齊王女何以遠配於
南越夫人曰某國破家亡遭越王所虜以

爲嬪御王薨因以爲殉乃今不知是幾時
也看烹酈生如昨日耳每憶故事不覺潛
然煒問曰彼四女者何人也曰其二東甌
越王搖所獻其二閩越王無諸所獻也俱
爲殉耳又問曰昔四女云鮑姑何人也曰
鮑靜女葛洪妻也多行灸道於南海耳煒
方歎駭昔日乞丐之老嫗焉又曰四女呼
蛇爲玉京子何也曰安期生常跨斯龍而

朝玉京故號之玉京子耳煒因在穴飲龍
之餘肌膚少嫩筋力輕捷後居南海十餘
載遂散金破產摟心道門挈室同往羅浮
訪其鮑姑後竟不知所適

崔煒傳

終

陸顥傳

說淵三十一 別傳三十一

吳郡陸顥家于長城世以明經仕顥自幼
嗜麪爲食食愈多而質愈瘦及長從本軍
貢於禮部既下第遂爲生太學中後數月
有胡人數輩攜酒食詣其門既坐顧謂顥
曰吾南越人生長蠻貊中聞唐天子庠羅
天下英俊且欲以文化動四夷故我航海
梯山來中華將觀太學文物之光惟吾子

我焉其冠襜焉其裾莊然其容肅然其儀
真唐朝儒生也故我願與子交歡顥謝曰
顥幸得籍名於大學然無他才能何足下
見愛之深也於是相與酣宴極歡而去顥
信士也以爲群胡不我欺旬餘群胡又至
持金繒爲顥壽顥始疑其有他卽固拒之
胡人曰吾子居長安中惶惶然有饑寒色
故持金繒爲子僕馬一日之費所以交吾

子歡耳無有他瀆幸勿疑也顥不得已受
金繒及胡人去太學中諸生聞之偕來謂
顥曰彼胡率愛利不顧其身爭鹽菜之微
尚致相賊殺者寧肯棄金繒爲子壽乎且
太學中諸生甚多何爲獨厚君邪是必有
故君宜匿身郊野間以避其再來也顥遂
僑居渭上杜門不出僅月餘群胡又詣其
門顥大驚胡人喜曰比君在太學中我未

得盡言今君退居郊野果吾心也既坐胡人挈顓手而言曰我之來非偶然也蓋有求君耳幸望諾之且我所祈於君固無害於我則大惠也顓曰謹受教胡人曰吾子好食麩乎曰有之曰食麩者非君也乃君腹中一蟲耳今我欲以一粒藥進君君餌之當吐出蟲則我以厚價從君易之其可乎顓曰若誠有之又安有不可邪已而胡

人出一粒藥其色光紫命餌之有頃遂吐出一蟲長二寸許色青狀如蛙胡人曰此名消麩蟲實天下之奇寶也顓曰何以識之胡人曰吾每旦見寶氣亘天在太學中故我輩得以謁君然自一月餘清旦望之見其氣移於渭水上果君遷居焉此蟲稟天地中和之氣而結故好食麩蓋以麥自秋始種至來年夏季成實受天地四時之

全氣故嗜其味焉君宜以麪食之可見矣
顓卽以麪斗餘致其前蟲乃食之立盡顓
又問曰此蟲安所用也胡人曰夫天下之
奇寶俱稟中和之氣此蟲乃中和之粹也
執其本而取其末其遠乎哉旣而以筒盛
其蟲又以金函扁之命顓置于寢室謂顓
曰明日當卽來及明旦胡人以十兩重輦
金玉絹帛約數萬獻於顓共持金函而去

顓自此大富致園屋爲治生具日食梁肉
衣鮮衣遊於長安中號豪士僅歲餘群胡
又來謂顓曰吾子能與我偕遊海中乎我
欲探海中之奇寶以耀天下而吾子豈非
好奇之士邪顓旣以甚富素用閒逸自遂
卽與群胡俱至海上胡人結宇而居於是
置油膏於銀鼎中構火其下投蟲於鼎中
鍊之七日不絕燎忽有一童分髮衣青襦

自海水中出捧白盤盤中有徑寸珠甚多
來獻胡人胡人大聲叱之其童色懼捧盤
而去僅食頃又有一玉女貌極冶衣露綃
之衣佩玉珥珠翩翩自海中而出捧紫玉
盤中有大珠數十來獻胡人胡人罵之玉
女捧盤而去俄有一仙人載碧瑤冠被紫
霞衣捧絳帕籍盤中有一珠徑二寸許奇
光泛空照數十步仙人以獻胡人胡人笑

而受之喜謂顛曰至寶來矣卽命絕燎自
鼎中收蟲置金函中其蟲雖鍊之且久而
跳躍如初胡人吞其珠謂顛曰子隨我入
海中慎無懼顛卽執胡人佩帶從而入焉
其海水皆豁開十步鱗介之族俱辟易迴
避去遊龍宮入蛟室珍珠恠寶任意所擇
纔一夕而獲甚多胡人謂顛曰此可以致
億萬之貨矣已而又以珍具數品遺於顛

言海日集 卷四 陸顯傳 五 不仕老於閩越中也
顯售於南越復金千鎰由是益富其後竟

陸顯傳終

潤玉傳

說淵三十二別傳三十三

沈警字玄機吳興武康人也美風調善吟詠爲梁東宮常侍名著當時每公卿宴集必致驥邀之語曰玄機布席顛倒賓客其推重如此後荆楚陷没入周爲上柱國奉使秦隴途過張女郎廟行旅多以酒殺祈禱警獨酌水其祝詞曰酌彼寒泉水紅芳掇巖谷雖致之非遠而薦之畧俗丹誠在

此神其感錄既暮宿傳舍憑軒望月作鳳
將雛含嬌曲其詞曰命嘯無人嘯含嬌何
處嬌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又續爲歌
曰靡靡春風至微微春露輕可惜關山月
還城無月明吟畢聞簾外歎賞之聲復云
閒宵豈虛擲山月豈無明音旨清婉頗異
於常忽見一女子褰簾而入再拜云張女
郎仲妹見使致意警異之乃具衣冠未離

坐而二女已入謂警曰跋涉山川因勞動
止警曰行役在途春宵多感聊因吟咏稍
遣旅愁豈意女郎猥降仙駕願知伯仲二
女郎相顧而笑之大女郎謂警曰妾是女
郎妹適廬山夫人長男指小女郎云適衡
山府君小子竝以生日同覲大姊屬大姊
今朝層城未旋山中幽寂良夜多懷輒欲
奉屈無憚勞也遂攜手出門共登一輜軒

言游集
卷三傳
二
六書院
車駕六馬馳空而行俄至一處朱樓飛閣
備極煥麗令警止一水閣香氣自外入內
簾幌多金縷翠羽綴以珠璣光照室內須
臾二女郎自閣後乘羊車而至揖警就坐
又具酒殽於是大女郎彈箜篌小女郎援
琴爲數弄皆非人世所聞警嗟賞良久願
請琴寫之小女郎笑謂警曰此是秦穆公
周靈王太子神仙所制不願傳於人間警

麤記數弄不復訪及酒酣大女郎歌曰人
神相舍兮後會難邂逅相遇兮暫爲歡星
漢移兮夜將闌心未極兮且盤桓小女郎
歌曰洞簫響兮風生流清夜闌兮管絃適
長相思兮衡山曲水斷絕兮秦隴頭又歌
曰隴上雲車不復居湘川斑竹淚霑餘誰
念衡山煙霧裏空看鴈足不傳書警乃歌
曰義起曾歷許多年張碩凡得幾時憐何

意今人不及昔暫來相見更無緣二女郎
相顧流涕警亦下淚小女郎謂警曰闌香
姨智瓊姊亦常懷此恨矣警見二女郎歌
詠極歡而未知密契所在警顧小女郎曰
潤玉此人可念也良久大女郎命履與小
女郎同出及門謂小女郎曰潤玉可便伴
沈郎寢警欣戚如不自得遂攜手入門已
見小婢前施卧具小女郎執警手曰昔從

二妃遊湘川見君於舜帝廟讀湘君碑比
來相念頗切不謂今宵得諧宿願警亦備
記此事執手款叙不能自已小婢麗質前
致詞曰人神路隔別從會賒况姮娥妬人
不肯畱照織女無賴已復斜河寸陰幾時
何勞煩語遂掩戶就寢備極歡昵將曉小
女郎起謂警曰人神事殊無宜于晝大姊
已在門首警於是抱持致於膝上共叙離

情須臾大女郎卽復至前相對流涕不能
自勝復置酒警歌曰正值行人心不平那
宜萬里阻關情只今隴上分流水更泛從
來嗚咽聲警乃贈小女郎指環小女郎贈
警金合歡結歌曰心纏千萬結縷結幾千
回結怨無窮極結心終不開大女郎贈警
瑤鏡子歌曰憶昔窺寶鏡相望看明月彼
此俱照人莫令光影滅贈答極多不能備

記麤憶數首而已遂相與出門復駕輜軒
車送至于廟乃執手嗚咽而別及至館懷
中探得寶鏡金縷結良久乃言於主人夜
而失所時同侶咸怪警夜有異香警後使
回至廟中於神座後得一碧牋乃是小女
郎與警書備叙離恨書末篇云飛書達沈
郎今已到衡陽若存金石契風月兩相望
從此遂絕矣

潤玉傳終

李衛公別傳

說淵三十三別傳三十三

唐衛國公李靖微時嘗射獵靈山中寓食山村村翁奇其為人每豐饋焉歲久益厚忽遇群鹿乃逐之會暮欲舍之而不能俄陰晦迷路茫然不知所歸悵悵而行困悶益甚極目有燈火光因馳赴焉既至乃朱門大第墻宇甚峻扣門久之一人出問靖告其迷途且請寓宿人曰郎君已出獨太

夫人在宿應不可靖曰試爲咨白乃入告復出曰夫人初欲不許且以陰黑客又言迷不可不作主人邀入廳中有頃一青衣出曰夫人來年可五十餘青裙素襦神氣清雅宛若士大夫家靖前拜之夫人答拜曰兒子皆不在不合奉畱今天色陰晦歸路又迷此若不容遣將何適然此乃山野之居兒子還往或夜到而喧勿以爲懼旣

而食頗鮮美然多魚鮮食畢夫人入宅二青衣送床席裯褥衾被皆極香潔鋪陳閉戶繫之而去靖獨念山野之外夜到而聞者何物也懼不敢寢端坐聽之夜將半聞扣門聲甚急曰天符大郎子報當行雨周此山七百里五更須足無慢滯無暴急應門者受符入呈聞夫人曰兒子二人未歸行雨次到固不可辭違時見責縱使報之

亦已晚矣僮僕無專任之理當如之何一
小青衣曰適觀廳中客非常人也盍請乎
夫人喜因自扣廳門曰郎覺否請相見靖
曰諾遂下堦見之夫人曰此非人宅乃龍
宮也妾長男赴東海婚禮小男送妹適奉
天符次當行雨計兩處雲程合踰萬里報
之不及求代又難輒欲奉煩頃刻間如何
靖曰靖俗客非乘雲者何能行雨有方可

教卽唯命耳夫人曰苟從吾言無有不可
也遂勅黃頭鞞青驄馬來夫人命取雨器
乃一小餅子繫於鞍前誠曰郎乘馬無須
銜勒信其行馬踏地嘶鳴卽取餅中水一
滴滴馬鬃上慎勿多也於是上馬驕驕而
行其足漸高但訝其穩疾不自知其雲上
也風急如箭雷霆起於步下於是隨所躍
輒滴之旣而電掣雲開下見所憇村思曰

吾擾此村多矣方德其人計無以報今又
旱苗瘁而雨在我手寧復惜之顧一滴不
足濡乃連下二十滴俄頃雨畢騎馬復歸
夫人者泣於廳曰何相負之甚本約一滴
何乃私滴二十邪此一滴乃地上一尺雨
也此村夜半平地水深二丈豈復有人妾
已受譴杖八十矣袒視其背血痕滿焉兒
子正連坐如何靖慙怖不知所對夫人復

曰郎君世間人不識雲雨之變誠不敢恨
卽恐龍師來尋有所驚恐宜速去此然而
勞煩未有以報山居無物有二奴奉贈總
取亦可取一亦可唯意所擇於是命二奴
出來一奴從東廊出儀貌和悅怡怡然一
奴從西廊出憤氣勃然拘怒而立靖私念
我獵徒以鬪猛爲事若取悅者人以我爲
怯乎因曰兩人皆取則不敢夫人旣賜欲

取怒者夫人微笑曰郎之所欲乃爾遂揖
與別奴亦隨去出門數步迴望失宅顧問
其奴亦不見矣獨尋路而歸及明望其村
水已極目大樹或露梢而已不復有人其
後爲大將功蓋天下而終不作相豈非悅
奴之不得乎世言關東出相關西出將豈
東西喻邪所以言奴者亦在下之象向使
二奴皆取卽極將相矣 李衛公別傳終

齊推女傳

說淵三十四

別傳三十四

饒州刺史齊推女適湖州參軍韋會長慶
三年韋將赴調以妻方娠送歸鄱陽遂登
上國十一月妻方誕之夕忽見一人長丈
餘金甲仗鉞怒曰我梁朝陳將軍也久居
此室汝是何人敢此穢觸舉鉞將殺之齊
氏叫乞曰俗眼有限不知將軍在此比來
承教乞容移去將軍曰不移當死左右悉

說淵曰集 齊推女傳 書院
聞齊氏哀訴之聲驚起來視齊氏汗流洽背精神恍然遶而問之徐言所見及明侍婢白使君請移他室使君素正直執無鬼之論不聽至其夜三更將軍又到大怒曰前者不知理當相恕知而不去豈可復容遂將用鉞齊氏哀乞曰使君性強不從所請我一女子敢拒神明容至天明不待命而移去此更不移甘於萬死將軍者拗怒

而去未曙令侍婢灑掃他室移榻其中方將輦運使君公退問其故侍者以告使君大怒杖之數十曰產蓐虛羸正氣不足妖由之興豈足遽信女泣以請終亦不許入夜自寢其前以身爲援堂中添人加燭以安之夜分聞齊氏驚痛聲開門入視則頭破死矣使君哀恨之極倍百常情以爲引刀自殘不足以謝其女乃殯於異室遣健

步報韋會韋以文籍小差爲天官所黜異
道來復凶計不逢去饒州百餘里忽見一
室有女人映門儀容行步酷似齊氏乃援
其僕而指之曰汝見彼人乎何以似吾妻
也僕曰夫人刺史愛女何以行此乃人有
相類耳韋審觀之愈是躍馬而近焉女人
乃入門斜掩其扇又意其他人也乃過而
回視齊氏自門出呼曰韋君恐不相顧韋

遽下馬視之真其妻也驚問其故具云陳
將軍之事因泣曰妾誠愚陋幸奉巾櫛言
詞情禮未嘗獲罪於君子方欲竭節閨門
終於白首而枉爲狂鬼所殺自檢命籍當
有二十八年今有一事可以自救君能相
哀乎韋曰夫妻之情義均一體鸚鵡翼墜
比目半無單然此身更將何往苟有岐路
湯火能入但生死異路幽晦難知如可竭

誠願聞其計齊曰此村東數里有草堂中
田先生者領村童教授此人奇恠不可遽
言君能去馬步行及門移謁若拜上官然
垂泣訴冤彼必大怒乃至詬罵屈辱捶擊
拖拽穢唾必盡數受之事窮然後見哀卽
妾必還矣先生之貌固不稱焉晦冥之事
幸無忽也於是同行韋牽馬授之齊氏哭
曰妾此身故非舊日君雖乘馬亦難相及

事甚迫切君無推辭韋鞭馬隨之徃徃不
及行數里遙見道北草堂齊氏指曰先生
居也救心誠堅萬苦莫退渠有凌辱妾必
得還無忽忿容遂令求隔勉之從此辭矣
揮涕而去數步不見韋收淚詣草堂未到
數百步去馬公服使僕人執謁前引到堂
前學徒曰先生轉食未歸韋端笏以候良
久一人戴破帽曳木屐而來形狀醜穢之

言波已集 卷之四 書院
極問其門人曰先生也命僕呈謁韋趨走
迎拜先生答拜曰某村翁求食於牧豎官
人何忽如此甚令人驚韋拱訴曰妻齊氏
享年未半枉爲梁朝陳將軍所殺伏乞放
歸終其殘祿因扣地哭拜先生曰某乃村
野鄙愚門人相競尚不能斷況冥晦間事
乎官人莫風狂否火急須去勿恣妖言不
顧而入韋隨入拜于床前曰實訴深冤幸

垂哀宥先生顧其徒曰此人風疾來此相
喧可拽出又復入汝共唾之村童數十競
來唾面其穢可知韋亦不敢拭唾歇復拜
言誠懇切先生曰吾聞風狂之人打亦不
痛諸生爲吾擊之無折支敗面耳村童復
來群擊痛不可堪韋執笏拱立任其揮擊
擊罷又前哀乞又勅其徒推倒把脚拽出
放而復入者三先生謂其徒曰此人乃實

知吾有術故此相訪汝今歸吾當救之耳
衆童既散謂韋曰官人真有心丈夫也爲
妻之寃甘心屈辱感君誠懇然茲事吾亦
久知但不早申訴屋宅已敗理之不及吾
向拒公蓋未有計耳試爲足下作一處置
因命入房房中鋪席席上有案置香一爐
爐前又鋪席坐定令韋跪於案前俄見黃
衫人引向北行數百里入城郭鄺里鬧喧

一如會府又北有小城城中樓殿峩若皇
居衛士執兵立者坐者各數百人及門門
吏通曰前湖州參軍韋某乘通而入直北
正殿九間堂中一間卷簾設床案有紫衣
人南面坐者韋入向坐而拜起視之乃田
先生也韋復訴寃左右曰近西通狀韋趨
近西廊有授筆硯者乃爲訴詞韋問當衙
者何官曰王也吏收狀上殿王判曰追陳

將軍仍檢狀過狀出瞬息間通曰提陳將軍仍檢狀過有如齊氏言王責曰何故枉殺平人將軍曰自居此室已數百歲而齊氏擅穢再宥不移忿而殺之罪當萬死王判曰冥晦異路理不相干又幽之鬼橫占人室不相自省仍殺無辜可決一百配流東海之南案吏過狀曰齊氏祿命實有二十八年王命呼阿齊陽祿未盡理合却回

今將放歸意欲願否齊氏曰誠願却回王判曰付案勒回案吏咨曰齊氏宅舍破壞回無所歸王曰差人修補吏曰事事皆隳修補不及王曰齊氏壽筭頗長若不再生義無厭伏公等所見如何有一老吏前啓曰東晉鄴下有一人橫死正與此事相當前使葛真君斷以具魂作本身却歸生路飲食言語嗜慾追遊一切無異但至壽終

言海已集
齊桓公傳
七
書院
不見形質耳王曰何謂具魂吏曰生人三
魂七魄死則散草木故無所依今收合爲
一體以續弦膠塗之大王當衙發遣放回
則與本身同矣王曰善召韋曰生魂只有
此異作此處置可乎韋曰幸甚俄見一吏
別領七八女人來與齊氏一類卽推而合
之又有一人持一器藥狀似稀餲卽於齊
氏身塗之畢遂令韋與齊氏同歸各拜而

出黃衫人復引南行旣出其城若行崖谷
跌而墜開目卽復跪在案前先生者亦據
案而坐先生曰此事甚秘非君誠懇不可
致也然賢夫人未葬尚瘞舊房宜飛書葬
之到卽無苦也慎勿言於郡下微露於人
將不利於使君耳賢閣只在門前便可同
去韋拜謝而出其妻已在馬前矣此時却
爲生人不復輕褫韋擲其衣馱令妻乘馬

自跨衛從之且飛書於郡請葬其柩使君始聞韋之將到也設館施總帳以待之及得書驚駭殊不信然強葬之而命其子以肩輿迓焉見之益闕多方以問不言其實其夏醉韋以酒迫問之不覺具述使君聞而惡焉俄得疾數月而卒韋潛使人覘田先生亦不知所在矣齊氏飲食生育無異於常但肩輿之夫不覺其有人也余聞之

已久或未深信太和二年秋富平尉宋堅因坐中言及奇事客有郟王府參軍張奇者卽韋之外弟具言斯事無差舊聞且曰齊嫂見在自歸復已來精神容飾殊勝舊日冥吏之理於幽晦也豈虛言哉

齊推女傳終

魚服記

說淵三十五
別傳三十五

薛偉者乾元二年任涇州青城縣主簿與

丞鄒滂尉雷濟裴察同時其秋偉病七日

忽奄然若往者連呼不應而心頭微暖家

人不忍即殮環而伺之經二十日忽長吁

起坐謂其人曰吾不知人間幾日矣曰二

十日矣為我覩群官方食鱠否言吾已蘇

甚有奇事請諸公罷筯來聽也僕人走示

卷之九
魚服記
嚴山

群官實欲食鱸遂以告皆停食而來偉曰
諸公勅司戶僕張弼求魚乎曰然又問弼
曰漁人趙幹藏巨鯉以小者應命汝于葦
間得藏攜之而來方入縣也司戶吏某坐
門東糾曹吏某坐門西方奕棊入及堦鄒
雷方博裴啗桃實弼言幹之藏巨魚也曰
鞭之既付食工王士良者喜而殺之皆然
乎遞相問誠然衆曰子何以知之曰向殺

之鯉我也衆駭曰願聞其說曰吾初疾困
爲熱所逼殆不可堪忽悶忘其疾惡熱求
涼策杖而行不知其夢也既出郭其心欣
欣然若籠禽檻獸之得逸莫我如也漸入
山山行益悶遂下遊于江畔見江潭深靜
秋色可愛輕漣不動鏡涵遠空忽有思浴
意遂脫衣於岸跳身便入自幼狎水成人
以來絕不復戲遇此縱適實契宿心且曰

人浮不如魚快也安得攝魚而徒游乎傍
有一魚曰顧足下不願耳正授亦易何況
求攝當爲足下圖之快然而去未頃有魚
頭人長數尺騎鯢來導從數十魚宣河伯
詔曰城居水遊浮沉異道苟非其好則昧
通波薛偉意尚浮深跡思閒曠樂浩汗之
域於懷清江厭嘯嶠之情授簪幻世暫從
鱗化非遽成身可權克東潭赤鯉嗚呼恃

長波而傾舟得罪於晦昧織鉤而貪餌見
傷於明無或失身以羞其黨爾其勉之聽
而自顧已魚服矣於是放身而遊意往斯
到波上潭底莫不從容三江五湖騰躍將
遍然配畱東潭每暮必復俄而饑甚求食
不得循舟而行忽見趙幹垂鉤其餌芳香
心亦知戒不覺近口曰我人也暫時爲魚
不能求食乃吞其鉤乎舍之而去有頃饑

益甚思曰我是官人戲而魚服縱吞鉤趙
幹豈殺我固當送我歸縣耳遂吞之趙幹
收綸以出幹手之將及也偉連呼之幹不
聽而以繩貫我腮乃繫于葦間旣而張弼
來曰裴少府買魚須大者幹曰未得大魚
有小魚十餘斤弼曰奉命取大魚安用小
者乃自於葦間尋得而提之又謂弼曰我
是汝縣主簿化形爲魚遊江河得不拜我

弼不聽提我而行罵亦不顧入縣門見縣
吏坐而奕碁大聲呼之畧無應者唯笑曰
可長魚直三四斤餘旣而入階鄒雷方博
裴啗桃實皆喜魚大促命赴厨弼言幹之
藏巨魚以小者應命裴怒鞭之我叫諸公
曰我是公同官今而見擒竟不相捨促殺
之仁乎哉大叫而泣三君不顧而付鱸手
王士良者方持刀喜而投我于机上我又

言海內
魚服記
四
一
院
叫曰王士良汝是我之常使鱠手也因何
殺我何不執我白于官人士良若不聞者
按吾頸于砧上而斬之彼頭適落此亦省
悟遂奉召爾諸公莫不大驚心生愛忍然
趙幹之獲張弼之提縣司之奕吏三君之
臨堦王士良之將殺皆見其口動實無聞
焉於是三君並棄鱠終身不食偉自此平
愈後華陽丞乃卒

魚服記終

律